



小河清清

■ 龚丽丽

舒，一股股清新的空气钻入鼻腔，让久居城市的我倍感舒适。

这样惬意的环境，让我迫不及待想下楼转转。但当我踱步到菜市场，老远就闻到臭气熏人。菜市场建在靠小河的一侧，一些摊贩经常会把来不及转运的垃圾倒入河中。

叔叔家位于小河的下游。以前去他家吃饭，站在门前，还没来得及欣赏远方的青山，就被蚊虫环绕。门前靠近小河的稻场，被附近村民当成了垃圾暂存点，河里经常漂浮着各种垃圾。小河像被垃圾束缚住了，仅有中间两米宽的细流苟延残喘地坚持着。

这样的环境，让我不得不回到屋里，心里竟有些心疼小河。

我在镇上没待几天就回到城区工作。每逢周末，我喜欢到山林里，寻一静谧之处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尤其喜欢到四方山植物园，坐在树下阅读。若是累了，就在植物园里散散步、听听鸟鸣、看看浮萍。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，无比惬意。

2013年，因为公公重病，我和先生回老家次数增多。正值高温天气，镇上却经常停水。镇政府只好安排洒水车送水，乡亲们提着大大小小的桶和盆子排队取水。这儿取出的水不能直接吃，一般用于洗漱。若是遇上下雨天，自来水肉眼可见的浑浊，让乡亲们苦不堪言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，乡亲们家家都提前备水。公公去世后，我和先生便很少回故乡了。

远处的绿色垃圾桶里。我提着撮箕，沿着叔叔说的方向走过去，才发现这里居然安置了两个大大的垃圾桶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不自觉地向小河望去，居然发现小河里的垃圾都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些石头与小河相伴。河水与石头拥抱处，形成半弧状水流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十分耀眼。我的心底闪过一丝欣慰，乡亲们再也不用为倒垃圾的事儿发愁了。

可是这一次回乡，小河两边清新的绿，着实让我眼前一亮。

午饭后，时间充足，我陪孩子们去镇上转转。不知不觉间走到莲花寨的铁架桥前，桥下是一条十多米宽的无名河，叔叔家门前的 小河汇聚于此，再由此流入堵河，汇入汉江。河两侧是两块平整的土地，仿佛一张大纸在等待能工巧匠绘出精美的画卷。堤坝上，种植了整齐的小树，俨然威风凛凛的哨兵守护着小河。河水清澈见底，形状各异的石头静卧河底，大小不一的田螺栖息在石头上，淙淙的流水在阶梯处形成小瀑布，随后又鱼鳞般缓缓流向低处。

看到家乡小河清澈见底，干净秀美，顿觉心旷神怡，十分舒适。我想到了南宋朱熹《观书有感》中的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正是因为许多这样清澈的小河，才成就了汉江宽阔的身躯。

四

晚饭时，和长辈们交流才得知：前几年，乡村振兴的春风吹进了村里，家家户户吃上了经过自来水厂净化处理过的自来水，卫生、干净、

方便。水厂新建了高水位的制水车间，储水量大，过滤充分，几乎没有停水的情况发生。

近些年，全镇深入贯彻落实“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的政治使命，党员干部带头，群众自觉成立水土保护志愿服务队。镇政府推广家庭积分制，让“村里事”变成“家家事”，不定期开展村湾会、庭院会，宣传环境卫生和水土保持工作，全镇人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。长期开展垃圾清理工作，打捞河里漂浮物，常态化、长效化监测水质。镇上还邀请专家给养殖户开展培训，指导他们合理养殖、规范放牧、科学排污。在村庄推广秸秆肥料化、饲料化、燃料化，降低化肥、农药的使用。在村干部的帮助下，农户们逐步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，减少“白色污染”。家家户户将传统旱厕改造成冲水式厕所，避免了粪污渗入地下，流入河中。菜市场周围放置了一排垃圾桶，定期有人清理。村干部兼任河长，坚决做好河流沿线守水护水治水工作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如今小镇里的河流呈现出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最美的景象。

长辈们谈笑风生，话语间流露出淡淡的幸福和满足，从他们的分享中，我仿佛看到春风拂过后的家乡，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致。

我可爱的父老乡亲啊，他们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，或许不清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有多么伟大，也不知道这泓清水让多少百姓受益，但是在“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的道路上，他们却用朴实的行动悉心呵护着这泓清水。

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乡亲们在守护中也收获了洁净、舒适、温馨的生活环境。



在云端 潘世新 摄

第二故乡在桃林

■ 陈昌荣

书引种的，他还带动村里十多家户人家一起种桃树。春雨醒动，满村都是桃花的香味。

初春，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，蜂儿在林间飞舞，蝶儿在枝头驻足。溪边有野鸭戏水，林边有水牛吃草，林间劳作的村民唱着山歌：“村子东边一条牛，桃花林里一阵风，妹妹溪边来挑水，笑问一声哟，今年庄稼种不种？”桃花如林，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孩子们戏着春雨，伴着桃花，割草的割草，看花的看花。

初夏，满园的桃树硕果累累，橘红色的石榴花已开得如火如荼、鲜艳夺目，还有被先人称为“生命之音”的蝉声，一长一短和风而歌。四季含香的虞美人微启朱唇。中秋时节，那一串串一团团的桂花从枝叶间探出头来，向你招手致意，沁人心脾的清香让人心情舒畅。冬日的桃花林与你一同静静地孕育来年的生命，三九寒天、漫天雪花，远处可见斗雪红梅，仿佛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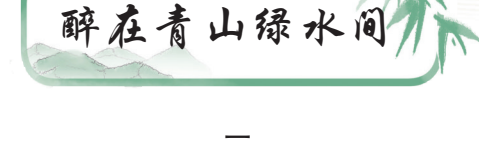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，因为勤劳的人们扛锄开拓、精心营造，才有四季的

芬芳和楼宇间立体的雄姿。它虽然没有大山林海的浑厚，却有莺啼婉转之清幽；虽然没有江河波涛奔涌，却有飞鸟叽叽欢歌。只要置身桃树下，微风轻拂脸颊，风不经意的低语和树木间的鸟鸣，会使你沉醉在绿色的怀抱，仿佛能抚慰你沉郁而烦闷的心灵，使你忘却所有的烦恼，放松疲惫的身心。

不久，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楼台乡，来到喧嚣的县城。随着时光流逝，总觉得身边缺少什么？城里高楼林立，想要望一眼无际的绿，还得爬到楼顶远眺。春不见呢喃家燕舞，夏不闻鼓蛙蝉儿鸣，更少了那沁入心脾的桃花香。

人们都说绿色是金，绿色是生命。我想念第二故乡那一片桃林和清绿，以及那片沉静而厚实的土地。因为它是我生命绿洲中的一部分，它曾与我共度多愁难眠的夜，烙下我的人生历程，留下我四季奔波与跋涉的身影，更是楼台乡三台村兴旺发展的见证——几度春风，几度秋雨，绿景依然，花开依旧。

我怀念心中的那片桃林！



醉在青山绿水间

十多年前，婆婆去世后，老屋闲置，我们就极少回老家了。前几日，恰逢叔叔过生日，我和先生便踏上了回乡之路。

叔叔家位于鄖阳区峡口镇，门前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河，河两边的斜坡上种满了白菜、萝卜、香菜、辣椒、莧菜、葱蒜等。一棵棵白菜，仿佛一个个胖嘟嘟的娃娃坐在地里。挨挨挤挤的萝卜叶彼此不相让，生怕阳光少了会影响自己藏在地下的娃。刚刚探出头的香菜，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模样，贪婪地汲取着天地间的精华。鲜嫩的莧菜与世无争，慵懒地享受着日光的照拂。风烛残年的辣椒依偎在角落，想拽住初冬的尾巴，为那几个没长大的宝贝再争取些营养。只有葱蒜不吭声，直挺挺地拼着长高。地边的野菊花不屑一顾，以独有的黄色，随风摇曳。

我有些惊喜，这还是叔叔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吗？

二

2010年，我初到先生老家时，居住在一栋四层楼的房子里。清晨，我睡得正香时便会被鸟儿的叫声吵醒。推窗可见青山远黛，云卷云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刚上小学。记得有一年放寒假，母亲为了让我和弟弟开阔眼界，便把我们带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——竹山县“长坪道班”。

也许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碰巧遇到年终大养护，父亲每天忙着和一线道班工人，按各自责任路段修补坑槽、清扫砂石路面、刷白行道树等工作。看着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十分辛劳，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上路和父亲一起刷白行道树。

父亲管养的路段种植着混杂的白杨、榆树等落叶型树木，树木不仅高大且粗壮，树皮还很粗糙，刷起来十分吃力。一路上，母亲帮父亲推着装有灰膏、水桶、刷子等物品的板车，时走时停。我和弟弟则围着板车转圈圈，只顾玩耍。父亲则用蘸满灰浆的刷子，不停地在行道树上挥舞，刷白的部分足有一米多高。本已落光叶子的行道树经过“装扮”，就像威武的士兵，整齐又壮观。

在回道班的路上，父亲给我们讲起了养护行道树的小知识。这些行道树高了需要截梢，不然就会树大招风，砸到路上行驶的车辆或行走的路人。如果管护不够精细，就会导致行道树出现生虫枯死的现象。冬天刷白就是整治的方法之一，灰浆不仅可以杀死虫卵，还可以保证树木温暖过冬。父亲的话，让我对公路沿线的行道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1996年，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，也成为一名养路工人。我所在的道班管辖路段全在高山地带，是最不宜行道树栽植和生长的路段。但这里的养路工人想尽办法美化公路，除挑选那些存活率高的刺槐等树种外，更是因地制宜修剪沿线本已经生长的杂木装扮公路。经过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，公路沿线逐步达到了美化亮化的标准。行道树的种类虽然参差不齐，但却能过往司乘人员带来一丝凉意和绿意。

2000年10月，我考入长安大学脱产学习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专业。毕业后，我来到工程技术岗位参与公路建设。

这期间，正逢湖北省实施前、后三年路网建设高峰。我们适时提出打造“三小时交通经济圈”的构想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“金缝穿山过、银桥卧长河”，昔日的窄路和弯路不见了，主干线的砂石路全都变成柏油路或水泥路。公路沿线的行道树也发生了变化，一棵棵高大的白杨、刺槐等树木逐渐退出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棵棵塔柏、香樟等四季常青的树木。

如今，我们开始打造“生态环保示范路”，以点带面、先主后次逐步推广，相信山区公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。



武当读水(组诗)

■ 魏荣冰

汉水奔流

环侍一抔幽蓝：秦岭群峰头戴冠冕。像一个刚脱离母亲子宫的孩子，汉水拖着长长的脐带——在森林、草甸和岩壑间初试啼声。发源于《尚书·禹贡》，沿着《诗经》和唐诗宋词逶迤而来。它的小名叫淩水，沮水，玉带河，学名汉水，别名沔水，沧浪水，襄水，汉水像汉民族一样子鬃髻盛：丹江，堵河，任河，牧马河……一百个孩子编辑1577千米蓝色基因。每一滴水都充满汉语般纯净的隐喻。从华夏龙脉驾山而下，流经汉中，汉水决意结束隐逸生涯，书写另一种生活：奔腾，开阔和浪漫。

武当福地

“孤峰焰起，群峭横空。”七十二峰以同一姿势朝金顶。峰岩洞石在洞泉潭井投下身影，悬崖峭壁与宫观庙宇互为表里。姚简祈雨建五龙祠，关尹子采石筑室，玄武大帝辟为道场，云外修炼42年。以柔克刚，武当太极剑气点亮紫霄。南岩宫仙乐缥缈，青衣道士飞檐走壁。天柱峰状若天梯，无数香客穿过镌刻“治世玄岳”匾额的古牌坊，沿着明清古神道拾阶而上，以七尺之躯，登临1612米之上的信仰。主峰地貌和古建筑呈玄武之象，汉水在眼前盘绕成一段神秘经文。犹如易经遗落的一幅插图，异卦相叠，下离上坎，天造和合之境。

泪洒故土

46.9万人：半个世纪的迁徙和漂泊。生命原本有着稳固的坐标——秦岭峰峦摩云，汉江碧波映月。山冈遍植“后皇嘉树”，橘子熟透，像灯笼挂满生活的枝头。孩子们聚于水边，诵《关雎》之章。丹江大坝从北方同胞龟裂的渴盼中一寸一寸长起来，汉水一天一天地漫过脚踝和门槛，催行的汽笛汉江水般一浪高过一浪。此去他乡，便无归期。和亲朋喝一碗老酒，到江边坐一宿。临行前，到祖坟前焚香，以头叩地，将一串钥匙埋进祖先的碑基之下——“我们这样生活着并且总是在道别。”

亚洲天池

一面蓝色镜子，镶嵌在秦山汉水的画框里。它那惊世骇俗的蓝或许源自——汉水少女清澈的眼睛，鄂西北民歌悠长的尾音，武当群峰晾晒的衣衫。它是北国安放在武当山脚下的水缸，丹江口大坝截断175米高的浪头，1000余平方公里碧波宛如蓝天拓片。300亿立方米净水是万物的梳妆台，月亮投下圆缺，星座投下光芒，高大树冠投下苍翠的鸟鸣和风声，恐龙蛋化石群涌动白垩纪的风云。每一滴水都有着钻石的切面，在大地之手的雕琢中，袒露蓝色纹理，讲述源远流长的蓝色身世。

水下古城

犹如三颗纽扣，系在汉水的衣襟上。河流和古城：披在时间上的两件袍子。均州古城。郢阳古城。淅川古城。战国时期。明天顺八年。明成化七年。皆楼閣凌云，为山河之锁钥。风雨千年，古城在江水中濯洗双足，江水在古城的烟火里不断修改弧度。1958年，2005年。时光老人两次在丹江口打下一枚坚硬的楔子。丹江口大坝长到176.6米，三座古城像深潜水性的鱼游入江底。巨大宫阙与寻常巷陌在水下相认，从郢县人头盖骨，辨认100万年前祖先的模样。翘嘴角一遍遍叩动布满锈迹的门环，汨汨回声，犹如主人在异乡的低语。

水润北国

2014年12月12日：暮针在暮面投下浓重的影子。从丹江口水库到北京团城湖，1432公里输水干渠，俨然一条粗壮血管，穿过祖国的腹地。悠悠汉江之水，流向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，流入亿万北国家庭的厨房和菜园。人们倒掉水缸里的高氯水苦咸水，双手捧住从南国飞来的蓝色精灵，像找回前世离散的爱人，泪流满面。滴水入喉，孩子们脸上绽放生活的甜。地下水悄然返身，库塘堰渠迎回迷路的水鸟，土地抚平了皱纹。沿线城市洗掉满身尘埃，从泛黄史册中重新提取鲜活的面容。